

欽定舊五代史

卷一百二十七之一百三十八

欽定舊五代史

卷一百一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

案此下有闕文

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

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

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感末帝乃

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餅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地旦以筋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卽姚

顗末帝素已奇待歡然命之卽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

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

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

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闔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怒甚

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旣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

過徽陵拜于闕下休于仗會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
論將爲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
寨其實僭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
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
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
其敗晉祖入洛罷相爲吏部尙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
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敕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
拜表疎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
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一日文紀平生積
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誠焉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

案此下有闕文

唐末帝卽位用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

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
道羅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

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
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
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
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卽常
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卽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
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
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
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
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
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若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
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疋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名慕韓愈之爲人尤不
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藉黃卷中見華嚴楞
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

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惟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題尺酬答必親札以徭其墨蹟裔孫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遷店其地有上遷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和凝字成績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尙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賓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

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瓌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員外郎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召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于門及開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澠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卽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于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

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爲文章長于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

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

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金太集自

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

長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峴

錦繡萬花谷范公蒙求云和峴

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二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二美

仕皇朝爲司勳員外郎

蘇禹珪字元錢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卽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蒞柝兼刑部侍郎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旣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景範淄州長山人

案此下有闕文據世宗紀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

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

艱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開府元龜載世宗卽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震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穹之罔祐晨興

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開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進用良臣輔宣皇化雖朕志先定亦興情具瞻爰擇嘉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尙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

偃革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叅大收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洪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敘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懸合

勿效因循而保位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

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

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就于貨殖裔孫傷于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

如成績之文采元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今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案
洛陽搢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爲招討張從恩爲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
已命將校矣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

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感值累朝多事尙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

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

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蹕都下肅如也

默記引開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

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廂虞侯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侯宜其死矣

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

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昇歸第一夕而卒時年四十有五

默記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

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

世宗聞之駭愕卽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

有加等優詔贈侍中

宋史王伋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伋爲東頭供奉官

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

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迹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

妙所撰大周欽天祿及律準並行于世

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

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礮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

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

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臣闕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

乾隆四年校刊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列傳

守左僕射卒

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

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凝式體雖曩眇而精神穎悟

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寢倪然精神矍然要大于身富有文藻大爲時

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

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

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允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卽位拜中

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

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于軍皆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

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尙書致仕閒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

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倖艱于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

祖總兵凝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

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別

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談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許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

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
疑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殆徧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別傳云疑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迥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
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實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
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
書後一人而已其伴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
之嘗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絛五十兩絹百端疑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轍以施崇德
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而疑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疑式笑謂家人曰
我固知留守必見矜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疑式舉鞭曰
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疑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五代史補楊疑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
篡唐祚也涉常送傳國璽時疑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
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已往往陰使人來
探訪羣議摺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疑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疑式
恐事泄卽日遂佯狂
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尙書仁謙
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卽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
吳得使者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尙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
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
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